

80歲的多啦A夢

內地歌唱家楊洪基這兩年很火。作為內地頂級的男中音，他有許多傳唱度很高的歌曲，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電視劇《三國演義》主題曲《滾滾長江東逝水》，磅礴大氣，浩茫深沉。

生於一九四一年的楊洪基已年近八旬，如今被他「圈粉」的不是中老年人，卻是青少年。他演唱的，除了像周傑倫《牛仔很忙》、蘇打綠《小情歌》等流行音樂，更有《多啦A夢》、《青春修煉手冊》、《別看我只是一隻羊》等少年兒童歌曲。

西裝革履、頭髮背梳的老爺子，慈眉善目地俏皮賣萌，用獨特音質的美聲唱出：「心中有許多願望，能夠實現有多棒，只有多啦A夢可以帶着我，實現夢想……」竟然不違和。楊洪基唱得非常投入、享受，也常常攜手小朋友同台。聽眾能真切感受到他對青少年的尊重理解，他是在認真地體會那些成長、憧憬抑或煩惱、不開心。

這段時間，有關「前浪」與「後浪」的話題很熱。楊先生打破代

溝、突破年齡圈層的做法，就是很好的「浪際」溝通。在他身上，有「前浪」的底蘊、寬容，也能感受到「後浪」般的心態。

筆者天生破鑼嗓子，賣文餬口經年，不知不覺也成了離沙灘不遠的「前浪」。常聽同行批評現在的年輕人，作文散漫，沒有章法，哪像以前我們那種一字一詞的推敲錘煉呢？恍惚之間，百年前古文家抨擊白話文，也是這個腔調派頭。

在筆者看來，在網絡海洋中搏擊遨遊、見慣了浪奔浪流的新一代「後浪」們，固然有某些不成熟的小缺點，但他們思想和表達銳利新潮，洋溢開闊，筆者常嘆息自己是無論如何想不出來的，後生可畏，不服老不行。要想不被「拍死」在沙灘上，就應當學學楊洪基，去融入、去學習「後浪」。自己也活得年輕點，多好！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提升工作快樂度

「勢利的人，以為決定工作快樂度的是公司規模；現實的人以為決定工作快樂度的是薪資數目；智慧的人以為決定工作快樂度的是內心信仰……到最後，他們會一起發現，真正的決定因素是他們領導的智商。」

偶然讀到，看前三句以為是雞湯，毫無防備之下，最後一句話鋒一轉變成了「毒雞湯」。但想想這「毒雞湯」似乎比純粹的雞湯更有理更有力，於是便拿來與諸君共享。

有多少人，在初初工作之時，都是滿懷憧憬，或為升遷、或為金錢、或為理想；而又有許多人，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工作之後，發現「仰望星空」雖美好卻遙遠，「腳踏實地」才是眼前的艱難。即使你願意低頭前行，崎嶇之路上總有各種各樣的阻滯——若是同事，無論是慵懶懈怠、還是油滑卸責，都已經讓人煩惱不已，但若是頂頭上司，那就更加是避無可避的痛苦了。

粵語中的「腦細」，可謂得「

食字」之精髓。社交媒體上滿是對「腦細」的吐槽，或是蠻不講理，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孤寒成性等等等等。光是看那些文字，就足以令人恨得咬牙切齒，再看下面的評論，往往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一於劈炮唔撈」，一類是「我個腦細更離譜……」。第一類也只是「逞口舌之快」，搵食艱難，當場拍枱辭職的人能有幾個？來社交媒體發帖泄憤的，往往都被一個「窮」字所困；第二類雖無實際作用，但對發帖者和看帖人而言，看到別人比自己更慘，心理上或許有些緩和，但第二天依然還要打起精神面對「腦細」，長此以往「工作快樂度」想必是負數。

如果你的「腦細」是個高智商的好人，請務必珍惜。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祖父摔跤之後

四月中旬，父母突然接到上海姑媽的微信，告知蘇州祖父在家摔了一跤，已由小叔陪同入院。父親聞訊十分焦急，馬上給小叔打電話。祖父今年九十九歲了，平日平衡不佳，以往摔跤都沒事，這次跌倒後動輒不得，小叔才打120叫了急救車。到醫院拍片，發現是股骨骨折。又經過一系列檢查後，醫生覺得他身體狀況良好，當天下午動了手術。

骨科大夫用金屬支架將祖父折斷的股骨連接起來，兩端打上釘釘，沒打石膏。醫生認為他年事已高，打石膏後躺平不動，慢慢康復的話，只怕臟器很快衰竭，所以採用了手術方案。祖父平日健康，半麻醉後動手術也順利，不需要輸血或打蛋白針，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術前蘇州兩位叔叔、一位姑媽全都趕到醫院。次日上海姑媽讓女婿開車送她去探視。父母無法前往，就每天打電話詢問情況。術後上午一位叔叔、嬸嬸陪床，下午另一位叔叔負責，晚上護工照料。祖父每日掛水兩瓶，在叔叔和護工幫助下撐着四足拐杖走路復健。大夫說手術很成功。看嬸嬸發來的視頻，祖父恢復得不錯。但他老吵着要回家，因為環境陡變，思維一度混亂，語無倫次，驚悸大喊，嚇得護士深夜打電話叫家屬。

術後兩周，祖父順利出院了，難的是今後何去何從。他已年近百歲，恢復得無論多好都是風燭殘年。小叔年近古稀，擔心自己照顧不過來，要送他進護理院則勢必遭本人強烈反對。而且，祖父尚有兒女相伴膝下，我們這些第三代不在外國就在地，只怕父母一輩比祖父更難。老齡化社會，老人和家人都面臨嚴峻挑戰。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單曲循環

山西臨汾，在臨汾住了一宿，一早起來，又坐了七個多小時大巴，下午才算到了沁源。

一路上，經過風陵渡、運城、侯馬、聞喜、古縣等地，這都是在史書上讀到過的，知道或為關二爺、蘭相如等名人的故鄉，或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可惜一馳而過，未得細看。進入山西後，有一長段路極難走，客車穿越煤礦，與運煤大車搶道，塵土飛揚，又常堵塞，無聊的旅途，一盤磁帶反覆聽，竟也度了過去，聽了些什麼，卻全不記得了。

現在旅途中可做的事很多了。即便聽歌，也有無盡的選擇，還能看劇、打遊戲、刷抖音，等等。網絡文化最大的特點是

「海量」。文化產品似乎無限充足，又好像樣樣唾手可得，也就容易隨用隨棄。不知不覺中，「清零」「重啟」等來自電腦的技術術語，變成了生活習慣，又給人的心理造成巨大影響。

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文化過剩的時代。然而，文化的質量有時不與數量成正比。面對湧湧而來的「文化食糧」，有時只能一口吞下，卻發現其中可供反芻的極少，大部分「酒肉穿腸過」罷了。於是，便有些懷念單曲循環的歲月，如一頭老牛，最舒心的時光，興許是夜臥棚下，默默反芻。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歡樂地告別

前兩年，澳洲植物和生態學科的著名科學家古德爾博士，在瑞士以「安樂死」的形式結束一百零四歲的生命。大部分過程有媒體跟蹤拍攝，進行到最後一步則不對外，讓主人公安靜地保留了一點隱私。

古德爾一直說話利索，思路清晰，若不選擇「安樂死」，他還能好好生活一些時間。他的家人事前已和他多次溝通，明白他選擇「安樂死」的心意。他的孫子替他說明：他最喜歡旅遊、科研、閱讀，但現在他不能行走，只能坐輪椅；他的眼睛也幾乎失明，不能閱讀和他心愛的科研，他的生活質素已難以維持，活着已無意義，離開並無遺憾了。

但直接引起這個念頭的，是他在家中

摔了一跤，躺在地上大聲呼救卻沒人聽見，直到兩天後保姆才發現。那一刻古德爾相信自己是時候離開了。

人不能決定如何生來世上；卻可以在神志清醒時選擇如何死，以體現自主生命的尊嚴。在西方某些國家已出現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律。澳洲法律規定，「安樂死」只是罹患絕症的病人才能施行。古德爾只是因衰老令生活質素下降，故要跋涉至「安樂死」執行得更寬鬆的瑞士施行，瑞士是唯一允許協助外國人「安樂死」的國家。

當有媒體問古德爾，如果在那一刻要選一首歌陪伴，會選哪一首？古德爾笑着回答，他會選貝多芬的《歡樂頌》，並即

魯師傅，藝術家

香港的舞台劇界，人才鼎盛，幕前的編導或演員，往往受到觀眾愛戴，並能獲得獎項嘉許；幕後其實更多默默無聞的從業人員，終生侍奉舞台藝術，為觀眾及業界作出重大貢獻。

舞台劇是綜合表演藝術，文學、視覺、聽覺都包攬其中。觀眾既來觀賞表演，視覺效果尤其重要，除了演員的表演技巧之外，舞台上的布景裝置，既要與演出的內容相配，亦要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基本上，舞台上的布景屬於美術範疇，由專業的設計師因應劇本及導演的要求而設計，然後便交由製作公司建構全台布景。外國具歷史的劇場，在舞台周邊會附設製作

工場，由工匠在劇場直接製造布景來演出。香港的劇場大多屬於多用途場地，空間缺乏，故此劇團需要另聘製作公司來製作布景。多年以來，香港劇壇有一間魯氏美術公司，專門為舞台演出製作布景。負責人魯德義先生獲業界尊稱魯師傅，與我國古代著名工匠魯班一脈相承。

魯師傅的工場原本在新界火炭。廿多年前，他在深圳另設大型工場，為香港的演出製作大規模布景。香港的劇團人員每次前往深圳觀察布景，都獲魯師傅熱情招待，並讓劇團演員可以在布景實地練習，令到相關的演出可獲事半功倍的效果。除此之外，魯師傅十分欣賞年輕人的創意和

熱情，若遇上一些財政資源較為吃緊的新進團體，魯師傅會提供財務優惠，務求令年輕人的心思能夠於舞台上實踐。

魯師傅在香港舞台界備受尊敬，因為他並不單純是工匠，而是一位舞美藝術家。他會與設計師及製作人員群策群力，盡力將創作人腦海的構思付諸實現。魯師傅於本年五月五日不幸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乃香港劇界的重大損失。魯師傅對舞台藝術的熱忱，永遠令人懷緬。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威尼斯：聖喬治奧馬焦雷教堂和朱代卡島》

同為十八世紀威尼斯城市景觀畫匠，卡納萊托的作品中具有攝影般的精準紀實，其後輩弗朗切斯科·瓜爾迪則將如詩般的浪漫詮釋注入到畫作中。後者最靚的創作視角是站在聖馬可盆地遠眺由文藝復興著名建築師帕拉迪奧所設計重修的聖喬治奧馬焦雷教堂和旁邊的朱代卡島。

在多幅擁有相似構圖的存世作品中，倫敦華萊士收藏館的《威尼斯：聖喬治奧馬焦雷教堂和朱代卡島》是最能凸顯瓜爾迪成熟期畫風的代表作。畫面中夕陽投射在帕拉迪奧設計的教堂正立面上，遠景處位於海平面透視焦點的島間入海口為畫面營造出縱深，前景的貢多拉和貨船交錯着在河面穿行。有別於卡納萊托筆下晴空萬里的水城、一絲不苟的建築細節和精確的地理透視；瓜爾迪鍾愛具有豐富雲層色彩關係的黃昏、波光粼粼的水面和隨風搖曳的船帆。後者在其成熟期的作品中巧妙地捕捉到水城在光、霧、水氣和建築物渾然一體後所呈現出變幻莫測的朦朧景象。他



在卡納萊托風格的具象基礎上做了概括的減法：用短筆觸輕點出船隻和岸上的人物動態，並利用光影虛化瀾漫在水汽中的建築細節，加之對空中雲層的快速塗抹，成功地賦予沐浴在海風中水城威尼斯動感與活力。

作為因十八世紀「壯遊」風潮而興起的「透視風景畫派」最後一位大師，瓜爾迪在世時作品

的風靡程度遠遜不如卡納萊托，但他筆下生機勃勃的水城風光卻令之後兩個世紀中到訪威尼斯的藝術家們受益匪淺。英國浪漫主義風景巨匠J.M.W.透納便受瓜爾迪作品的啟發，利用威尼斯獨特空氣透視營造出一系列虛實相間、如夢如幻的水城風景，其畫中也包括聖喬治奧馬焦雷教堂。約一百五十年後的印象派畫家們對瓜爾迪的水城風景更是推崇備至。雷諾阿、莫奈等人先後來到威尼斯並留下了多幅光影斑斕的抽象作品；而瓜爾迪所獨創的「觸點畫」技法更是為後印象派畫家西涅克和修拉創立「點彩派」奠定了基礎。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惡鄰記

又有朋友要搬到馬灣來住了。我為他介紹了一個比較靠譜的中介經紀，很快，房子就找好了。朋友一家都很稱心。不過，在他簽約之前，我忍不住提醒他：「你讓中介幫你打聽一下樓上的鄰居是什麼情況。」「樓上？為什麼？」朋友不解。我長嘆一聲，不禁苦從中來。

我去年搬到馬灣。小區綠樹成蔭，草木成行，假山流水，清風徐來。租的房子在高層，南北通透，視野極佳，採光又好。可就在我打算感慨一下自己的幸福指數時，噩夢來了：嘔！嘔！嘔！嘔！嘔！嘔！樓上瘋狂跺地板和摔東西的聲音把我

從睡夢中吵醒，我睜眼一看，竟然是凌晨兩點。起初，我還能聽見夫妻倆的吵架聲，心想：哪有兩口子過日子不吵架的，對於這個發情況就忍忍吧，畢竟剛剛搬來，以後相處還長，也不想因為這個事情報警。孰料，我大錯特錯了！這樣的狀況根本不是偶發，而是常態。最過分的是，惡鄰家養了一個活潑好動的細路仔，根本不會輕手輕腳的走路，常常是從客廳到臥室，咚咚咚地跑來跑去。而且，不分白天夜晚，像是腳跟上長了風火輪，我一度疑心樓上住的是托塔李天王，養了一個現代的哪吒。

大概兩個月後，我已經開始神經衰弱。於是，我找到了小區的管理處，要求他們幫忙處理。不過，這的確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為：夜半時分，小區管理處人手有限，待管理人員趕到樓上的門外，細聽聲音、確認情況之時，往往門內的爭吵已經進入尾聲。

朋友問「為何不直接上門溝通？」我無奈。根據香港法例，我若那樣做，就涉嫌私闖民宅了。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